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纪念版

政治经济学研究

第一卷

〔瑞士〕西斯蒙第 著



SINCE 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纪念版

政治经济学研究

第一卷

〔瑞士〕西斯蒙第 著

胡尧步 李直 李玉民 译

胡尧步 校



商务印书馆

201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政治经济学研究. 第1卷/(瑞士)西斯蒙第著;胡尧步, 李直, 李玉民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7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120周年纪念版. 分科本. 经济学)

ISBN 978-7-100-13803-1

I. ①政… II. ①西… ②胡… ③李… ④李… III. ①古典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 IV. ①F091.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95852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120周年纪念版·分科本)

政治经济学研究

(第一卷)

〔瑞士〕西斯蒙第 著

胡尧步 李直 李玉民 译

胡尧步 校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3803-1

2017年8月第1版

开本 880×1240 1/32

2017年8月第1次印刷

印张 9¾

定价:36.00元

J. C. L. Simonde de Sismondi

ÉTUDES SUR L'ÉCONOMIE POLITIQUE

Treuttel et Würtz, Libraires, Paris, 1837

本书根据巴黎特勒泰尔和维尔茨书店 1837 年版译出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120 周年纪念版·分科本)

出版说明

2017 年 2 月 11 日,商务印书馆迎来 120 岁的生日。120 年前,商务印书馆前贤怀揣文化救国的理想,抱持“昌明教育,开启民智”的使命,立足本土,放眼寰宇,以出版为津梁,沟通中西,为中国、为世界提供最富智慧的思想文化成果。无论世事白云苍狗,潮流左右激荡,甚至战火硝烟弥漫,始终践行学术报国志,不改初心。

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即其一端。早在 20 世纪初年便出版《原富》《天演论》等影响至今的代表性著作,1950 年代后更致力于外国哲学和社会科学经典的译介,及至 1980 年代,辑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汇涓为流,蔚为大观。丛书自 1981 年开始出版,历时三十余年,迄今已推出七百种,是我国现代出版史上规模最大、最为重要的学术翻译工程。

丛书所选之书,立场观点不囿于一派,学科领域不限于一门,皆为文明开启以来,各时代、各国家、各民族的思想与文化精粹,代表着人类已经到达过的精神境界。丛书系统译介世界学术经典,



引领时代思想,为本土原创学术的发展提供丰富的文化滋养,为推动中国现代学术和现代化进程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为纪念商务印书馆成立 120 周年,我们整体推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120 周年纪念版的分科本,延续传统分为橙色、绿色、蓝色、黄色和赭石色五类,对应收录哲学、政治·法律·社会学、经济、历史·地理和语言学等学科的学术经典著作,既利于文化积累,又便于研读查考,同时向长期支持丛书出版的译者、编者和读者致以敬意。

两甲子后的今天,商务印书馆又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时间节点上。我们不仅要铭记先辈的身影和足迹,更须让我们的步伐充满新的时代精神。这是商务人代代相传的事业,更是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始终紧密相连的事业。我们责无旁贷,必须做好我们这代人的传承与创造,让我们的努力和成果不仅凝聚成民族文化的记忆,还能成为后来人可以接续的事业。唯此,才能不负前贤,无愧来者。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2017 年 5 月



中译本序言

(一)

西斯蒙第是经济学说史上颇具影响的人物。他毕生著述甚多,除历史著作和本书外,其余经济学著作主要有:《托斯卡那的农业》(1801年)、《商业财富或政治经济学原理在商业立法上的应用》(1803年,以下简称《论商业财富》)和《政治经济学新原理或论财富同人口的关系》(1819年,以下简称《新原理》)。

西斯蒙第的《新原理》已为我国经济学界所熟悉。其《政治经济学研究》(1838年,以下简称《研究》)则鲜为人知,因为:一方面,《研究》在经济思想方面和《新原理》基本相同。非专门研究西斯蒙第的人,一般没有必要涉及它;另一方面,该书以前没有中译本,从而限制了读者的范围。不过,《研究》毕竟是西斯蒙第后期主要的经济著作之一,其内容又是《新原理》一书的补充和发展。因此,《研究》中译本的出版,对于全面研究西斯蒙第经济思想,是十分必要的;对初次接触西斯蒙第经济思想的人,也不失为一本可以入选的参考书。

(二)

西斯蒙第经济思想的发展分为前后两个截然相反的时期。这



与西斯蒙第所处的时代,法国、瑞士的经济状况,以及小商品生产者的地位和要求,密切相关。18世纪末,资产阶级革命摧毁了封建宗法经济关系,建立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起初,小生产者拥护资本主义制度的。他们希望摆脱封建束缚,求得发展,因而对资本主义充满了希望和幻想。到19世纪上半期,法国、瑞士的资本主义经济有了很大发展,工业革命也兴起了。尽管小商品生产者在工农业中仍占据大多数,但其趋势却是日益衰落和受排挤,迅速分化。西斯蒙第目睹了工业革命和农业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不断与小商品生产者的迅速分化瓦解和被改造,形成鲜明的对照。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各种矛盾和弊病也开始日益显露出来。这时,原来对资本主义抱有较大幻想的小商品生产者,在自身分化瓦解中开始失望、抱怨和反对资本主义,希望能按自己的要求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改良,甚至企图谋求资本主义之外的新的社会经济制度。于是,一些从小资产阶级立场出发,为劳动群众说话的经济学家,便站出来著书立说,试图阻止资本主义机器工业的迅猛发展,把资本主义纳入小生产的宗法和行会的经济关系中。西斯蒙第的经济思想,就恰好反映了小生产者对待资本主义态度的变化。

西斯蒙第前期的经济思想,代表了对资本主义充满希望和幻想的小商品生产者的利益和要求,因而推崇和赞成英国古典经济学的思想主张。其前期代表作《论商业财富》反映的就是这种倾向。西斯蒙第后期的经济思想,则反映了受排挤和发生分化的小商品生产者对资本主义失望后,企图走改良道路的要求,因而强烈反对英国古典经济学的思想主张。其后期代表作《新原理》,就是这种倾向和尝试的集中反映。《研究》则是对《新原理》中提出的



主张和见解的进一步阐述和发挥。

《研究》是西斯蒙第的最后一部经济学著作,原为他的多卷本长篇巨著《社会科学研究》的第2卷和第3卷(第1卷是1836年出版的《自由人民之宪制的研究》)。第1卷出版两年后,西斯蒙第出版了《研究》。

西斯蒙第认为,他在《新原理》中所提出的经济科学的新原理,远未被人们所理解,尤其未被当权者所理解,因而无法克服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带来的弊病。这就“有必要以新的形式,反复地陈述我认为具有根本性的真理”^①。

从结构上看,《社会科学研究》的第1卷《自由人民之宪制的研究》,是“关于自由人民的政体研究”,旨在阐明西斯蒙第所说的“真正的自由政策,并拿它同现今在理论家占主导地位的民主思想以及同在实践家占主导地位的蒙昧主义对照。”(本卷,第4页)其主要意图在于“设法让人们理解,人类通过革命改善命运的可能性是多么微小,因此,我竭力规划一条循序渐进的道路,人类才渴望获得更多的智慧、更多的美德、更多的自由和更多的幸福。”(本卷,第4页)这充分反映了西斯蒙第思想倾向的改良主义性质。

《社会科学研究》第2、3卷,即《研究》,系零散发表于报刊上的文章的汇编,也有部分新补充的内容。全书“着重阐述财富分配的理论”(本卷,第5页),矛头针对“财富学派”或“理财学派”,即指向英国古典经济学派。《研究》的第1卷,主要“研究领土财富与农民



^① 《政治经济学研究》,第1卷,第3页(以下凡本书引文均采用文内夹注,只写卷数与页数)。

的生活条件”；《研究》的第2卷，“着重研究商业财富与城市居民的生活条件”（本卷，第7页）。

在写作方法上，《研究》不同于《新原理》。首先，西斯蒙第认为，人们在浏览熟悉的领域时，会感到不耐烦。如果把所有的原理都放在一篇里简洁地叙述，读者就有可能跳过去。为此，他决定把理论原理与经验材料结合起来进行叙述。其次，他认为，研究人类生存条件一定要从具体情况出发，这也需采用理论与材料相结合的办法。第三，他决定，在上升到普遍意义之前，先列举事实；在寻求药方之前，先指出并描绘出病症。第四，由于该书大部分是零散文章的汇集，因此，每篇文章都有各自的阐述，独立的导言及相应的材料。“这种办法虽有重复之嫌，会受人指责，然而，它利多于弊”（本卷，第2页）。西斯蒙第采用这种写作方法，主要是想和古典经济学派的抽象分析方法形成强烈对照，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不过这种方法对具体事例不厌其烦地直接描述，冲淡和限制了理论分析。这种方法尽管从经济史角度看，有一定可取之处，但比起英国古典学派，却是一种退步。

（三）

尽管《研究》一书在思想高度上始终没有超过《新原理》，但它补充了大量材料来进一步发挥《新原理》的思想，并采取了更加鲜明的与古典经济学派相对立的态度。这里仅就几个主要问题，看看西斯蒙第在《研究》中是怎样在批判古典经济学派的同时，阐述他自己的主张和看法的。



一、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西斯蒙第认为,社会科学的研究要“寻求人类的最大利益,……包含提高道德品质与获得幸福”(本卷,第6页)。政治经济学也应遵循这一原则。他在《新原理》中曾说过:“从政府的事业来看,人们的物质福利是政治经济学的对象。”^①在《研究》中他又指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人人分享物质财富”(本卷,第6页)。《研究》一书把“人”作为出发点和归宿,“把财富看做获得社会幸福的手段”(第2卷,第2页),把关于人们的福利和财富分配的理论作为中心。围绕这个中心,《研究》注意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考察:第一,注意搜集与人相关联的事实。在西斯蒙第看来,“详细地介绍一个实例比阐述理论更为重要”(第2卷,第50页)。第二,研究各种人的幸福,包括道德、情趣、习性、智慧。第三,确定社会物质利益的规则与生活资料的原则。第四,研究对社会秩序变化的态度。简言之,西斯蒙第以人的福利和分配为中心的经济体系,主要研究的就是围绕该中心的分配和消费问题。

西斯蒙第在《研究》中,集中力量批判了古典学派经济体系研究的对象和中心。他认为古典学派只关心财富不关心人,“理财学或财富增长的科学,也被认为是抽象的,不是与人或物相关联的,在这种基础上建立的大厦,也就像空中楼阁”(本卷,第11页)。古典学派抽象地追求财富增长,而不问为谁的利益去积累财富,只是把尽可能地生产大量廉价物品作为国家的目的。在西斯蒙第看来,“财富就是人类劳动生产出来的大量物品,而人类的需要又将

^①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22页。



它消费了。”(本卷,第13页)“国民财富就是应该使所有的人分享到生活的好处”(本卷,第11页)。因此,应当从“人”出发去指导人的劳动及分配。作为一门好的政治经济学,“最重要的是认识穷人的地位,并向我们保证,只要穷人劳动,社会就能使他们丰衣足食,安居乐业”(本卷,第20页)。而人们富裕了,国家才会兴旺发达。

西斯蒙第很清楚,“当亚当·斯密发现并向全世界揭示政治经济学的真正原理时,资本同所需要的生产活动,还是那么不相称,因此,他认为一个国家最想做到的事情就是积累资本,而最有利可图的活动就是使资本更快地周转”(本卷,第41页)。古典学派认为,整个社会都是靠劳动养育的;而资本又推动了劳动。资本的最好用途是商业,最终是生产,因此,古典学派强调生产,并把生产与财富看做是一致的。西斯蒙第认为,“在那个时代,他们是完全对的。”(本卷,第45页)但西斯蒙第强烈反对古典学派下面的看法,即只需关心生产财富,不必担心消费和需求,因为“与创造交换手段的同时,生产也创造了消费的原因。他们说,……人的需要和欲望是永无止境的,总是会把所有这些财富转化为享受的”(本卷,第46页)。西斯蒙第认为,“劳动的目的应该是享受,生活的目的应该是消费”(本卷,第47页)。“决定生产在多大程度上合算的是生产同消费的比例”(本卷,第48页),而人的需要和欲望“只有同交换手段结合起来才能得到满足”(本卷,第47页)。

通过这样的对比,西斯蒙第指明了他自己同古典学派之间的根本区别。他说:“理论上对立的结果看来产生了两个基本问题,即:生产和消费之间应保持何种关系,以及社会收入的真正性质是什么?”(本卷,第48页)这又归结为,古典学派的理论舍本求末,丢



掉了人和真正利益,只关心物的进步,不关心人类的进步,为了眼前的利益而牺牲了未来。其最突出的例子正如西斯蒙第在《新原理》中所说:“英国的例子格外令人注目,因为它是一个自由的、文明的、管理得很好的国家,它的一切灾难的产生只是由于它遵循了错误的经济方针。”^①这样,西斯蒙第就把古典学派的理论看做一种空洞、抽象、不切实际的,甚至导致社会灾难的学说加以反对。

我们说,西斯蒙第主张的实际是一种反映小商品生产方式下社会经济活动的理论。他的政治经济学,不是从资本主义下占统治地位的根本上经济条件和关系出发,而是从小生产者的伦理道德观念出发的,以一切人相标榜的小商品生产者的要求出发的。他说的“人及其福利”,实际是小生产者及其福利。这从他把消费放到头等重要的地位就可以看出来。他重视生产与消费的比例是对的,但他并不真正了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他把个人消费直接同生产相联系,但没有看到生产消费的巨大作用,没有看到,在直接关系上,资本主义生产并不单纯与个人消费相联系,而是更多地与生产消费相联系,只是在最终,才与个人消费发生联系。这样,他对古典学派的批评就陷入一种形而上学的错误中。此外,他强调个人消费和分配,反对古典学派强调生产,还在于他没有把生产理解为人们在生产中的社会关系。列宁说:“如果我们一贯把‘生产’看做生产中的社会关系,那么无论‘分配’或‘消费’都会丧失任何独立的意义。如果生产中的关系阐明了,各个阶级获得的产品份额也就清楚了,因而,‘分配’和‘消费’也就清楚了。”

^①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9页。



相反的,如果生产关系没有阐明(例如,不了解整个社会总资本的生产过程),关于消费和分配的任何论断都会变成废话,或者变成天真的浪漫主义的愿望。西斯蒙第是这种论调的创始人。”^①

二、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方法

西斯蒙第不赞成古典学派的研究方法,认为它过于抽象。他尤其反对英国古典经济学派的代表大卫·李嘉图所采用的抽象研究方法,认为这种方法是造成古典政治经济学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许多矛盾和问题的重要因素。

西斯蒙第认为,政治经济学应该引导人们走向幸福,而“要看出人们应该往哪个方向走,唯一办法就是把他们孤立开来,假设他们是为他们自己行事的,其中没有贸易,然后再去弄清他们的欲望和利益。一个单独的人的目的也应该就是所有人的共同目的,如果贸易是正当的,也就是说,如果是为社会服务的,而不是把一部分人的力量用来反对另一部分人的力量,不是使一部分人富有起来,而损害另一部分人,这个目的应该是相同的。真正的贸易只不过是希望实现共同目标的人在它们之间实行社会分工而已。”(本卷,第48—49页)

我们说,西斯蒙第的研究方法在本质上,与古典学派的抽象分析方法并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西斯蒙第的分析是从小生产者开始,而古典学派则是从资产者个人开始。西斯蒙第反对李嘉图的抽象方法,其实反对的恰好是李嘉图的正确方面。李嘉图的错误并不在于运用抽象方法,而恰恰在于抽象得不够。西斯蒙第为了

^① 列宁:《评经济浪漫主义》,载《列宁全集》,第2卷,第166—167页。



与古典派相区别,采取了更多的考察具体事例的方法,即描述的方法,不过,一旦遇到理论问题,仍然要回到抽象方法上来。其实,正是由于西斯蒙第的研究方法比古典派更不彻底,因而在理论上更不彻底,不能抓住生产关系进行分析。

三、关于积累、再生产和经济危机

西斯蒙第还坚决反对古典学派的无所顾忌地扩大再生产和进行资本积累的主张。

他认为,古典学派的财富积累方式是:第一,生产得更多;第二,耗费得更少。这种方式鼓励个人活动的迅速发展。然而,在这种方式下,人们首先是为寻找利益而竞争,但不顾后果(参见本卷,第26页)。在普遍的竞争下,尽管生产和积累财富的技术发达了,作为资本的财富集中并扩大了,但小生产阶级却分化、破产了,贫富间产生了鸿沟,甚至发生突然的社会变动和毁灭,即经济危机。

西斯蒙第认为,古典学派在这方面的看法是错误的。在这个问题上,马尔萨斯比古典学派高明。因为马尔萨斯“已经隐约地看到了必须在生产和消费之间保持差不多准确的平衡”,“看到了市场可能发生壅塞,以致使生产活动成为生产者本身破产的一个原因”(本卷,第47页)。而李嘉图却假定:(1)生产的任何增长都是收入的增长;(2)收入的任何增加决定了消费的增长;并且认为,自由竞争会使这两条假定成为现实。

西斯蒙第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现实是与李嘉图的看法相矛盾的。自由竞争使“每一个人在追求个人目的时,看不见整体的利益,也无法准确地衡量自己的行动,使之符合一切人的需要。”(本卷,第51页)每个生产者都不能不与分工交换相联系,他必须



找到消费者才能实现发财的愿望。商人,在社会职能上就充当了生产与消费的中介人,充当了“社会后备储备的管理人”。贸易使消费者对商人产生了依赖心理而放弃了后备储备。这样,贸易愈发展,社会愈富裕,其后备储备就愈益减少,而生产与消费之间保持均衡就愈重要。独立生产者可以依据自身的需要去安排生产计划,使经济处于均衡状态。出现贸易和市场以后,人们不顾需要,一味追求个人利益,并用其指导经济生活,于是,资本家、业主(地主)、劳动者都竭力增加生产,致使产品越来越便宜,报酬越来越少。为了从销售数量上找回价格上的损失,他们就拼命生产更多的东西,却不考虑消费者的购买力。这就导致了整个生产的壅塞。

当然,西斯蒙第还是比较注意消费对生产的制约作用的。他认为,贸易本身就会坚决反对这种生产的激增。“每一个商人都拒绝接受他们看来不容易和不能很快售出的商品,他们设法在仓库中保留最少量的库存,尽可能频繁地更新他的货色,而一旦他的资本不再以最大的速度周转时,他就会遭到损失。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觉得,生产者已经是够积极的了,如果再催促他们,迫使他们不顾遭到拒绝,更大批地投进贸易中去,那就冒失得太出奇了”(本卷,第54页)。这是自由贸易的竞争中本来就有的情况,而李嘉图却忽视了它。

西斯蒙第认为,比较合理的经济制度,应当坚信消费对生产的决定作用,“只有消费增加了,增加生产才真正有利可图”,而“增加消费只不过就是增加开支”(本卷,第54页)。这就需要有合理的经济制度来保证收入分配。

西斯蒙第还认为,要处理好再生产中消费与生产的关系,应有



恰当的安排。他从小生产者自然经济出发,指出:“单独的人又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他劳动的目的就是满足他的欲望和需要”(本卷,第49页)。在这种情况下,就不会产生消费与生产的矛盾,不会发生经济危机。因而,个人安排生产与消费的原则,也就成为社会生产的原则:一切都按对消费的紧迫程度和顺序来安排。第一,生产用于享受而马上就能消费掉的东西;第二,生产用于长期享受的东西;第三,生产比生产者本人还要持久的东西。这三类东西属于消费储备,生产出来就享用,并通过消费来消耗它们。另外,还要有后备储备,以备不时之需。当这两种储备充实之后,就会停止生产和增加财富。再生产和积累就毫无意义和价值。西斯蒙第认为“从其整体来看,社会完全像这个人”(本卷,第50页)。处于这种情况下的社会,生产与消费就是均衡的,就不会发生经济危机,人民也是幸福的。

我们说,西斯蒙第在积累和再生产方面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他坚持“斯密教条”,把社会总收入混同于社会总产品,只注意个人消费而没有注意生产消费。他批评古典学派为生产而生产,却没有看到,只有抓住生产和生产中的一切关系,才能抓住根本,因此,他谈消费问题、分配问题,都没有和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相联系,都讲得不够深刻。尽管他注意到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却不能正确解释它。正如列宁所说:“事实上,如果我们用产品实现的不可能性、用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来解释危机,那我们就会否认现实,否认资本主义道路的适当性,认为它是一条‘错误的’道路而要去寻找‘另外的道路’。如果从这个矛盾中引出危机,我们就一定会认为,这个矛盾愈向前发展,摆脱矛盾也就愈困难。……

